

華鬚集



周黎庵著

華鬚集

葑溪書屋版

民國廿九年四月印刷
民國廿九年五月發行

實價國幣九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匯費)

華髮集

★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作者 周黎庵

發行人 周有造

發行者 葑溪書屋

總經售處 上海福州路六八七號 宇宙風社

分經售處 桂林桂西路卅四號 香港擺花街卅三號 宇宙風社

目次

我與雜文（代序）	一
『屍諫』攷釋	七
說傲慢	九
似欠『廣大』	一七
『北京的恐慌』	二三
『莫須有』的復活	一五
蘇武與庾信	二〇
周作人與范愛農	二三
關於周作人先生的事	二七
看人論事	三三

附錄：北平通訊·····	三
『京派』的鼻子·····	三六
找屋之餘·····	四一
雙十感舊·····	四四
界限·····	四七
戰爭文學的衰感性·····	五〇
『殺頭』的宣揚·····	五三
喝倒采·····	五五
從希望到抹煞·····	五九
橫通·····	六二
再來『拉扯』一通·····	六五
海上醫風及其他·····	六八
民無怨言·····	七〇

檢查瑣談·····	七三
關於救濟難民·····	七七
爆竹與礮彈·····	八〇
賦得『新年有感』·····	八五
歲暮隨筆·····	八八
毛筆與國粹·····	九二
雜感四題·····	九五
女權的摧殘·····	九八
雜感家的見解·····	一〇〇
儒將與儒術·····	一〇三
關於祭竈·····	一〇六
因梁實秋的要求而想起·····	一一〇
兩種時代·····	一二二

從『寓言』到『童話』	一五
善於慟哭的謝皋羽	一八
關於洪承疇	二二
關於陳圓圓	二四
被『指摘』的聲明	二七
關於文字獄史	三一
關於張家玉及其他	三四
關於左懋第	三六
吳梅村的『讀史雜感』	三六
明末的『義兵』和『賊』	四三
關於『瞬息京華』	四七
附錄：紐約通訊	四四
跋	五

我與雜文（代序）

言雜文者，大都會立刻想到魯迅先生，譬如邊鼓集還未印出，便有人送來一個『魯迅風』的街頭；不錯，雜文的建立和爭取得文藝領域的地位是魯迅先生，而且今日的雜文的寫作者，也都是直接間接，受着魯迅先生啓示的。新青年的隨感錄之後，再以隨感的姿態出現於自由談者，便是魯迅先生，此後，寫作者便多了。各報大都有一個副刊，副刊的編者不安於牛步化者，又大都每天要用花邊來劃一篇文章，此之謂『花邊文學』。因此言狹義的雜文，決不能脫離魯迅先生，即使要驅逐雜文於『文藝領域』之外的林希雋先生，也還是不能不用魯迅先生同樣的武器——雜文。其實，照今日說法，則林先生也正是『魯迅風』的了。這一名詞，我覺得既不爲榮，亦不爲辱；不過只在區分是否有魯迅先生戰鬥的精神，那對於林先生之流的一些雜文寫作者，倒還是需要的而已。

好了，本來想偷閑寫一些隨筆之類輕鬆文字的，不料又囉囉唆唆帶上一大套，以上算是跑

野馬，趕快帶住，且說些個人的私事。

隨感式的雜文既然始於魯迅先生，則發表的地方，就不能不推申報的自由談，同時有晚報的火炬，中華日報（那當然不是現在的那份寶貝報）的動向和時事新報的青光，時間雖然還不過五六年，然在今日看來似乎也很久遠了。邊鼓集中的六個作者，我自己是非常糊塗的，這時大概文壇上正流行幽默，我也在論語上學寫一些隨感的短評（這短評也叫『論語』，要摹倣孔家店的作風，對於政治社會有所刺評。）那時文網正嚴，雜誌的原稿都要送檢查的，連幽默都不大喜歡。有一次我有一篇涉及清代專制的文章，不知道爲什麼也觸犯了老爺們的尊嚴，居然也抽去了，於是陶亢德先生感慨地對我說，叫我何不改投自由談試試呢。自由談我是每天看的，卻從沒有投稿的念頭，他既然勸我試試，便投去了，不料隔了幾天刊登出來，這我才知道報紙也好投稿。但隔了幾時，有一篇文章卻因人事的關係遭了退還，我一氣改投到青光，也蒙登了出來，於是對副刊發生了興趣，漸漸化成報紙的『投稿家』。

集 髮 華

這之間，雜誌也受了報紙的影響，翻開來總有幾頁隨感式的雜文，最精彩的要算林語堂先生編的人間世，陳望道先生編的太白，以及徐懋庸先生編的新語林。我雖也在人間世投稿，卻從

來不曾寫過一篇雜文，原因呢，當然我寫不出，和不敢寫。

而風子和周木齋兩先生，在那時則已是上述副刊和雜誌重要撰寫雜文的人了。最得魯迅先生雜文之神韻者，當然是風子先生，主觀看來當然有不同之處，但客觀地看來常有亂真的風格，甚至於有人把暗箭射中了風子先生，還當是魯迅先生的。但論淵博和辨物入微的，卻得推木齋先生，我覺得他在太白所寫的許多雜文，到今日讀來，還非常令我傾倒。不過兩人之間，風子先生還一貫保持他的風格（從推背集，海天集到邊鼓集，其中有一冊毀於炮火的大野集中文字，大部為較長的雜文。）而木齋先生的雜文，似乎和以前有顯著的變動，不過木齋先生沒有集子可供我參考，或許因為文章的題材和以前不同的緣故。

除了這兩位之外，屈軼先生專門在寫小說，柯靈先生則專門在寫清麗的散文，似乎都還沒有開始寫作雜文。而文載道先生，在這時候，恐怕真的還在文以載道，鑽在故紙堆裏，大讀其六朝人蒼涼氣的著作吧！關於文先生，很有有人在打聽，說是否真的有這個人，有的說即是趙景深先生的化名，也有說是其餘五個人共同的筆名。我在這裏可以代文先生聲明，他確實不是莫須有先生；而且他姓文也證據鑿鑿可靠，因為有一位姓武的女作家，正是文先生的太太。

這之後，立報創刊，謝六逸先生主編言林。這位先生，以渾身新聞學的解數，卻來屈就主編一張不滿一立方尺的副刊，其對於立報的重視，可想而知了。而他，胖胖的個子，滿臉的笑容，又是個八面玲瓏的拉稿好手，於是言林的熱鬧，也就不減於自由談了。記得陳子展先生在當年還論過『言林體』，說刊在言林的文章是別創一格的體裁，實在呢，大部分就是短小精悍，連一千字還不到的『雜文』。

那時，宇宙風創刊了，開卷有姑妄言之一欄，便是雜文，我還時常在湊湊熱鬧。謝六逸先生拉稿也拉到宇宙風社一千人的，於是大家都寫了幾篇。其中他人都是有工作的，只有我悠閑地住在蘇州，一天之內，除了三四小時正當事情之外，餘下來的時光，總是和渾介先生抽煙談天，逛小街遊花園，以至於整天坐在茶館店裏看報紙。報紙看得多了，就不免有一些個人的小感慨，於是回去和渾介先生各寫一篇。我這時比屈軼先生早聰敏一些，已懂得投稿只要貼一分郵票夠了。而渾介先生，則巴巴在信封上貼上十三分郵票，並註明『掛號』字樣，然後親往信筒一丟，連到局的手續也省卻。後來他也聰敏了，但始終是用五分郵票寄去，結果大家都是隔了兩天便登了出來的。而六逸先生的拉稿手段也愈加聰敏，連二百字一張的稿紙都送你，使你非寫給他不可。

那時我雖未包月計算，但一個月十來篇是成爲例行公事了。

但稿費卻來得奇少，每篇總在於一元到一元半之間，不過寫來不甚吃力，而編者又並不十分計工拙，寄到了就發排，有時甚至一天刊了兩篇，於是也時常用『筆名』，一個是到現在還用的『吉力』，它既沒有屈軼先生所打趣的『咭咧囉啦』的意思，也並不曾打算自命爲『激烈』份子，只是把我的姓名摘去了帽子砍掉了肩膀而已；還有一個到現在也還應用的是『公西華』，這更沒有意義，不還是論語社同人以泗涇門人自居的一個名字吧了。但六逸先生卻有一個別的編輯所沒有的怪脾氣，他雖不大改我的文字內容，卻老喜改我的筆名，『吉力』常會變成『吉立』，而『公西華』卻是自始被截去『公』字的。後來仔細研究，才明白六逸先生愛人以德的苦衷，原來那時黨綱正嚴，『激烈』固然不大好，但偶然還可以應用，而公西華夫子，則他的大名，確是『赤也』；六逸先生爲了不願我自套紅帽子，才使我化成『西華』，這真是想入非非了。在這裏還要附帶聲明的，是最近常在各報投稿的西華先生，那是另有其人，不應掠美，理合聲明。

言林的第一年中，我是寫得很多的，屈軼先生訂了『包工』的合同，當然更多，風子先在也

寫得不少，木齋先生大概也時常寫一些的，但我已不十分記得清楚了。文載道先生還未動筆而柯靈先生，則正在致力於 *Propaganda*，似乎也未在言林寫過文章。

言林鬧熱了一年之後，幾個朋友大家辦一個談風，推我來主編，照例，編輯的文字總不太容易放進去，而我又不甘寂寞，於是特開了談鋒一欄，每期自己寫三四千字，起先還是沿襲論語中『論語』的格調，後來綏遠挺戰，西安事變，大演習，失蹤案，愈鬧愈兇，談鋒也隨着漸漸轉移。若說談風是一本幽默的雜誌，則談鋒一欄實在不適合得很；我雖是作者兼編者，簡直也毫無制止的辦法。

從這時候起，文載道先生也從故紙堆中挺身而出，而在大晚報上發表一些文字了。

盧溝橋事起，談風停刊，八一三淞戰，我適身在鄉間，只能聽到一些無線電的消息，偶然也替宇宙風逸經西風等聯合刊物敲幾下戰鼓，實在也膚淺得很，因此我知道要寫作戰鬥性的雜文，是決不能把自己置身於山林的，必須站在都市中間，才得身受目擊，然後可以急速的手法，把一切社會的現象，反映到文章裏去，於是到了上海。

『屍諫』攷釋

死，在我們未曾經歷的人看來，究竟屬於神祕和渺茫，雖然誌異之類的書曾說起有過死後還陽的人，但可惜不生於現代，使大家無從知道死的時候究竟怎樣。

但是死給人一種威脅卻是有的。人們有某種要求不遂時，大都最後步驟是用死要挾，例如古已有之的『兵諫』，潑婦跳河，現代姨太太的吞安眠藥片。不過用得着這種要挾時大致已先有幾分把握。『伏屍兩人，流血五步』，洵洵然的聲勢，往往終於握手言歡，互相訂盟而散；吞藥片的就往醫院一送，老爺的一副鑽鐲也在心裏預備好了。這種要挾只好把死當幌子，真真的死是和他們無緣的，即使一個不小心藥片吞過了分量，那是另一件事。

真真的『屍諫』只有兩種可說是『古已有之』，而『於今爲烈』的。一種是愚忠愚孝，或是處於專制淫威之下，沒有辦法，如關於比干剖心這種傳說；不過也是傳說而已，後來就不聽見有了。另一種是先有了自殺的念頭，再去找一個死的名目，無論自己想定或是由人家代擬都行。

『屍諫』大都屬於這一類，道光時一位宰相（我忘了名字，大概姓王），給穆彰阿逼得上吊，有一份遺表是彈劾穆彰阿的，穆卻給他換上了一份諫皇帝什麼的東西，於是這位冤鬼也算『屍諫』了。還有名聲鬧得最大的吳可讀，窮得連房子也沒有住，只得借爭一個什麼穆宗嗣統問題，偷偷的在破廟裏吊死了，這當然可算是『大行皇帝』的忠臣，雖然那拉氏只對他的遺表笑笑，但是小小一個窮京官有了諡法，卹金若干也領到了。這種自殺法總算十分上算的，到今日似乎還屬可行。這兩位『屍諫』者，一位是自己想定的，一位卻由人代擬，總之，不出這兩條路。

報載日本軍官兩位，『跳』入鐵路自殺，據說他倆『一向堅持反對侵略戰爭。』這兩位『屍諫』者，我覺得有意義得多，無論其屬於自己想定或是由於人家代擬。自己想定的固然不必論，即使人家代擬的，也可見得代擬者心理的一斑，因為他們代擬的是『一向堅持反對侵略戰爭』，而不是『要求政府立刻動員。』正如『九一八』之後，有一位朋友跳在江裏，報紙記載不說他因戀愛，而給他代擬一封警告國人的信，同樣的可以激發人心。

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

說 傲 慢

文裏把『驕』字和『傲』字連結在一起，實在不大妥當。『驕』是自大，誇口，不自量力；『傲慢』卻是知己知彼胸中有成算的一種持重態度。大概沒有學問的舊式武人，容易驕橫，而傲慢卻是有自尊心不輕佻的人的美德。

中國舊式武人不病其『驕』，而病其不能『傲』，正如一隻狗，對着人耀武揚威，倘把手一揚，夾着尾巴就逃，其可恨正是在此。

中國人一向講究禮節，主張揖讓，故傲慢性極少有，而『驕』卻是一向很有的，從『鴉片戰爭』到今日，面子上雖然不敢再趾高氣揚，暗底裏卻仍不能免，例如『祭陵』『祀孔』無非要表示自己^母是黃帝的『華胄』，而人家卻只是徐福的子孫，我們有孔子孟子，而人家只有莎士比亞而已。有人以爲『祭陵』『祀孔』即是中國民族尚未失去自信力的表示，卻大大可笑，這無異一個人在門外受了詬辱，關起們來叩求祖先救助一般，即使亡了國，人家不見得就會干涉你。

不信，『僞國』也有過『丁祭』而長白山不是也有他們祖陵嗎？只有一國人民失去傲慢性，一國官吏沒有傲骨，國才沒有救藥。

傲慢不獨是自尊，而且邀人家的尊敬，李鴻章的傲慢，在歐洲還有餘威，即如葉名琛，歐洲人也當他是個敵體，用處置一世之雄拿破崙的方法——幽禁在小島中去對待他，可見得歐洲人對於葉名琛還有些敬意。幾十年後，李鴻章當然不可復見，即葉名琛也沒有。現代人是握手鞠躬，開跳舞會，飲香檳酒，請名流女郎招待，說滿口流利外國語，我知道他們成了俘虜後，人家決不會用對付葉名琛的方法看待，一定是奴顏婢膝，或使之青衣行酒，或使之看豬牧馬，宋元以來，胡人對付漢人都是這樣的。

有人在徵求葉名琛的照片，我雖未見過，但想像起來總是有種儼然神氣的，最好是他和英國領事公使合攝的照片，我要看看真真中國官吏的神氣。這裏一定沒有頭縮在皮大衣領裏，背脊骨成了三十度，手拱在胸前，身躲在角落邊，而讓人家武官顧問們金碧輝煌意氣十足的一副醜態兒。我們今日連葉名琛這種人也沒有，只挨着氣看畫報上的醜態兒，豈不可哀！豈不可哀！人類愈進步，身體骨格運用愈自由，膝蓋骨，頸項骨，背脊骨，把石灰質都取出，像棉花似的隨